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中国空军实录

这是一部以我国空军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向读者介绍了中国空军与人发共和国一起成长，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一场场生死搏杀的激战；一位位血染碧空的烈士；中共最高当局的决定；高中神话的破灭；第一枚原子弹的空投……中国空军，已创造了击落敌机 1474 架，击伤敌机 2344 架的辉煌战绩，以第一批装备部队的米格—15 到今日歼—7III、歼 8 II 及其他先进战机。本书将为你破解多少谜团，拉直多少问号，将使你徜徉于苍穹，流边于历史，给你亢奋，引你思索。特别是寓战机知识于生动的情节中，不仅会唤起青少年朋友对蓝天的向往，也是研究空军历史的参考材料。

序 言

在很久以前，中华民族就开始做起了自己的航空梦。

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时代，鲁国的鲁班曾研究制作过能飞的鸟；楚汉相争时期，就把风筝运用于军事斗争之中。汉代的张衡曾经制造了一种会飞的“大鸟”，能在空中飞行数里之遥，东晋时代的葛洪把鸟的飞行原理详细记载于他的《抱朴子》书中。遗憾的是，创造了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迟迟没能摆脱封建社会的羁绊，工业文明从中国人身边擦身而过，将我们祖先征服蓝天之梦留给了后人，留给了外国人。

当比张衡晚出世一千七百多年的美国莱特兄弟把木制滑翔机送上天空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便迅速把人类的航空梦变成了现实。

自从世界上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问世不久，欧美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竞相研制飞机，并将其用于军事。这时飞机的主要用途仅仅是用来侦察敌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法、英、俄、德、意等国在陆军中组建了飞机连、航空营或航空队，用来执行侦察和校正炮兵射击的任务。1911年10月23日，意大利的皮亚扎上尉驾驶一架“布莱里奥”式飞机对土耳其阵地进行侦察时，投下了几枚炸弹，于是飞机成了军事争夺的制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成为更多国家的作战兵器，一些国家逐步建立了侦察、轰炸、歼击、攻击等不同机种的航空兵，编有中队、大队和联队（师）等作战建制。各交战国投入大量飞机，使战争由陆上、海上扩展到空中，形成了立体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空军飞速发展，交战国双方建立了庞大的歼击、强击、战术轰炸、战略轰炸等航空兵。有的国家组成若干个航空队或空军集团军，组织过相当规模的空中战役，协同陆、海军进行激烈的攻防作战。战争实践证明，空军既是强大的空袭力量，又是有效的防空力量；既能消灭战场上的敌人，又能突击敌后战略目标，直接破坏其战争潜力。空军不仅能协同其他军种作战，而且可独立执行战略、战役任务。空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

中国，这个最早产生航空梦的民族，虽然制造飞机还是近些年的事，但是使用飞机打仗的历史却并不落后。自清朝晚期起，历届政府和地方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重金购买军用飞机，因此中国也成了建立航空部队较早的国家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后，武昌、上海都督府分别成立了航空队。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南苑创立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

1920年以后，东北三省和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的军阀陆续组建了航空部队。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设立航空署，1931年在杭州笕桥创办中央航空学校，而后逐步收编各省军阀的航空部队，建立了统一的空军。

蒋介石拥有了飞机以后，除了在抗战初期用飞机同日本人交过火以外，国民党空军被蒋介石驱至国内战场，刘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军队进行轰炸扫射，成了为反动派服务的工具。

代表着中华民族未来的红军战士们，不仅要同围追堵截的敌人进行浴血奋战，而且还时常遭到空中飞机的侦察轰炸，此时，他们多么想拥有自己的飞机呀！

所以，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是富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梦寐以求的事情。早在20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中央就

多次选调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航校和赴苏联学习航空技术。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的一批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迅速做出了建立人民空军的英明决策。

四十多年来，人民空军先后在抗美援朝、国土防空、解放沿海岛屿等作战中，敢打善战，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 3818 架的辉煌战绩，戳穿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首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战例……

为了帮助广大青少年以及关心国防建设的人们了解人民空军（包括海军航空兵）成长壮大的历史，我们组织编写了《中国空军实录》一书。由于受到篇幅和水平的限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作 者
1994 年 8 月

中国空军实录

第一章 红军首架战机——国民党“送”上门的礼物

●天上掉下一个大怪物，晃晃悠悠地降落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列宁号”升主参战，旗开得胜

●中国工农红军的蓝色梦想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从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了。

蒋介石的大屠杀，不仅没有将共产党斩尽杀绝，反而手出了一支武装起来的工农队伍。就是这支队伍让蒋介石寝食不安、坐卧不宁，他不仅四处派兵围剿，而且动用了当时为数不多的飞机进行侦察、袭击、轰炸，妄图将中国工农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

用小米加步枪同拥有先进装备的国民党作战的红军战士，望着敌人的大炮、飞机，他们多么想有一天红军也能拥有自己的飞机，同敌人展开空中搏斗。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到来的是这样突然。

1930年3月16日中午，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陈家河。

一位担任警戒任务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赤卫队员，突然看到一团阴影掠过山顶，仔细往天空一看，发现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像醉汉一样在山谷中盘旋。一圈、两圈，飞机越飞越低，眼看就要同山峰接吻……

突然，飞机向上一跃，打了一个转弯，沿着竹竿河的河滩自北向南飞行。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接着是一声巨响，飞机在河滩上滑出几十米远后稳稳当地停了下来。

河南罗山县第一区第十乡赤卫队大队长陈国清在派人向上级报告的同时，立即带领赤卫队员冲向飞机的降落点，迅速将飞机控制起来。

机舱里的驾驶员也自然成了赤卫队的俘虏。

“天上掉下一个大怪物，就在河滩边上。”消息很快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开来。

前来观看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当人们看到机尾上那枚国民党党徽时，才明白那不是天上掉下的怪物，而是蒋介石用来对付工农红军的飞机。

第三天傍晚，一群身着长袍，头戴礼帽，举着“汉阳造”的人，悄悄地向河滩停放飞机的地方围拢过来。他们是当地国民党民团，想乘机把飞机抢走。抢不走也要将其彻底破坏掉，决不能让它落到红军的手里。

罗山县地方武装营营长郑猛子带领三十多名红军及时赶到，同国民党民团展开了一场以争夺飞机为目的的厮杀。国民党民团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走了。

中央鄂豫皖边特委和特区工农民主政府接到陈家河赤卫队缴获一架敌机并生俘飞机驾驶员的报告后，立即命令驻扎在陈家河附近的红军和陈家河苏维埃政府，不但要保护好飞机和飞行员，而且立即将飞机运送到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集（现河南省新县）。于是，当地的红军和赤卫队员，将飞机大卸八块，用马车装，用驴驮、用人扛，翻山越岭、披星戴月，四千多人忙碌了半个月，才将这个“怪物”运到新集。

听说红军有了自己的飞机，偏僻的新集立即沸腾起来。人们纷纷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亲眼看一看这个空中“庞然大物”。

“这家伙不吃草，也不吃饭，专门喝一种带有怪味的水，只要喝了那个东西，它就能煽动翅膀飞上蓝天。”一个留着长长胡须的老人，在向乡亲们介绍着。

“听说，当它在天上飞行时，就像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一样，地上的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是吗？”一个好奇的小伙子问道。

“不然，它‘下蛋，为什么下得那么准呢？！’”

“这下，我们红军有了飞机，也到南京蒋介石的头上下上一串黑炸弹……”年轻人的一席话，把在场的人全都逗乐了。

鄂豫皖边区军委负责人徐向前得知飞机运到新集后，心头一阵狂喜，特意跑到飞机前上上下下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又仁立在机翼前，望着国民党党徽思索了好一阵子。此时，他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把飞行员教育过来，我们红军不是就有了自己的飞机了吗？

回到军委指挥部后，他立即派人找来被俘的飞行员。

这个飞行员叫龙文光，是国民党航空署驻汉口第四侦察机大队飞行员。那天他驾驶着美制柯塞式轻型侦察轰炸机执行任务，因大雾迷失方向，汽油耗尽，被迫降落在沙滩上。

他来了，看见院门口有两个持枪的警卫，心猛然战栗回来：“完了，这一定是最后的审讯，共产共妻的红军，是不会饶过我的。”

他战战兢兢地走进指挥部。一位小红军将一碗冒着热气的茶水摆到他的面前，他那颗悬着的心才稍微平静了些。

“你叫什么名字？”这是一个和蔼的声音。

“尤文光。”他仍然低着头。

“在哪个部队供职？”

“航空署第四侦察机大队。”

“怎么飞到苏区来了？”和蔼的声音中包含着关切之意。

“那天，从汉口飞往开封执行任务，返航时，因为雾大迷失了方向，汽油耗尽了，只能迫降……”尤文光悄悄地抬头看了看眼前这位共产党的大官：他瘦高的个子，身着灰白色的军装，微笑着给人一种安全感。

这场谈话像拉家常一样轻松自如，特别是当尤文光得知和自己亲切交谈的那位和蔼可亲的“大官”，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第一期优秀毕业生、蒋介石曾经悬赏 10 万大洋购买其首级的徐向前时，更是激动不已。

他不敢相信眼前这和谐的一幕，但又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于是，在他的心目中，国民党关于共产党的种种欺骗宣传，被事实一扫而光。共产党和红军的吸引力逐渐增强。

经过一个昼夜的思考，龙文光最后作了果断而明智的选择。

飞机有了，飞行员也有了。红军的飞机上天有希望了。

龙文光找来了帮手，把拆散的飞机重新组装起来，并在机身上涂上一层银灰色的油漆。飞机尾巴上那枚国民党党徽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两颗醒目的红五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就这样诞生了。

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以表示对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深深敬意。

不久，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航空局，任命飞行员龙文光兼仕航空局局长，任命曾经在莫斯科航空学校学习过的钱钧同志为航

空局政治委员。

航空局设在新集北侧的普济寺院内，并在普济寺院外修建了一个占地一百多亩的飞机场，同时还在黄安（现红安）与麻城交界的紫云区和皖西的金家寨修建了机场。

机场修好了，但是到哪能弄到汽油呢？此时的苏区，正被国民党部队包围着，连点灯的煤油都没有，更不要说开飞机用的汽油了。凑巧，国民党 34 师师长岳维峻在一次战役中被红军俘获，他的女婿是个大商人，并时常来苏区探望其岳父。红军抓住这个机会，从这位大商人手里买到三千多公升汽油。

7 月初，红四军政委陈昌浩要去英山执行任务，准备搭乘飞机去金家寨。飞机起飞的那天早晨，密集的人群拥挤在新集机场附近。随着隆隆的马达声，“列宁号”呼啸着飞上天空，人们用草帽和双手祝贺红军第一架飞机首航成功。

从新集到主家寨航程约 200 公里，飞机一会儿就飞到目的地上空，由于新修的金家寨机场雨后遍地泥泞，飞机无法降落，“列宁号”改变航向，飞往固始。

固始县城里的敌人听到飞机的马达声，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飞机，部仁立街头观望，当他们看到飞机上的红五星时，吓得纷纷逃命。接着，“列宁号”又飞向潢川、光山进行侦察和投撒传单。敌人发现是红军的飞机，都龟缩到掩体内，不敢露头。

1931 年 9 月 8 日，“列宁号”又从新集机场起飞，远征华中地区敌人的心脏——武汉，进行侦察和示威。飞机飞抵京汉铁路南段和武汉郊区上空，投撒了大量传单后安全返航。

“列宁号”的这一举动，使武汉三镇的国民党政府惊恐万状，迫使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地实行灯火管制，惟恐成为红军飞机轰炸的目标。

武汉政府的《扫荡报》惊呼：共军飞机近日连续骚扰潢川、汉口等地，我方幸无死伤，现有关军方已通令各地严加防范。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东七里坪宣布成立，旋即挥师南下攻打黄安县城。黄安守敌 69 师赵冠英部一万多人，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固守待援。我军围困黄安一个多月，打退了敌人多次增援，但县城仍然久攻不下。

红四方面军军部决定用“列宁号”进行轰炸、掩护，配合地面红军攻打黄安。

没有炸弹就用迫击炮炮弹代替。

轰炸黄安县城的前一天，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与飞行员尤文光一起到黄安城南高地上观察敌军阵地。确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和轰炸目标。

第二天拂晓，红军开始发起攻击，敌军仍在顽抗。上午 9 时，从东北方向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黑点，渐渐逼近黄安县城。

黄安守敌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飞机，毫无戒备。当“列宁号”俯冲下来，朝着敌人阵地投下一枚枚炸弹后，敌人如梦初醒，可是此时躲避已经来不及了，爆炸声中，我红军发起总攻，赵冠英率部弃城南逃，红军乘胜追击，在长岭岭全歼敌军一万余人，活捉了国民党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

“列宁号”飞机创造了成功地配合地面部队总攻的光辉战绩。

1932 年 7 月，蒋介石又调集 50 万大军，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

大“围剿”，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军被迫放弃大片革命根据地，进行区域性战略转移，由于部队频繁地转移和飞机缺乏零配件，刚刚在战斗中显示出威力的“列宁号”，无法适应游击作战。“列宁号”在根据地群众的精心爱护下，将其拆卸开来，随红军转移了几个地方，终因战斗频繁，环境日益恶化，红军战士不得不含泪将它埋藏在大别山区一个偏僻的山沟里。

第一任红军航空局长兼飞行员龙文光也在赴武汉途中被敌人杀害。

“列宁号”消失了，红军的航空局也随之解体了。

中国工农红军的蓝色梦想，在经历了一个小小的辉煌之后，便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国民党军队占领鄂豫皖根据地大部分地区，他们千方百计想找到那架红军的飞机。在根据地群众的保护下，他们连飞机影子也没找到。直到 1951 年 9 月，王树声同志率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来到大别山时，群众才将“列宁号”的部件从山沟里挖出来，献给国家。

当年的老红军望着锈迹斑斑的飞机残体，感慨万端此时，人民空军已经建立，然而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和她在艰苦岁月创建的光辉业绩，仍然在激励着人们发奋图强，攀登飞机事业的高峰。

第二章 军阀航空队中的共产党学员

●周恩来：陈云办了件大好事，借鸡下蛋，培育空军的种子

●奇特的招飞

●转战沙场的营团指挥员心甘情愿地受连排长指挥

●一群面对漂亮小姐不动情的“木头人”

●为搭救我被囚的飞行骨干周恩来夫妇精心斡旋

1937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任驻新疆代表陈云利用我党与当时新疆边防督办署督办盛世才在新疆地区建立的统战关系，将西路军失败后的余部四百余名红军指战员援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利用盛世才的军营以及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和教员，学习特种军事技术，其中学习航空飞行是陈云所走的一步妙棋。

盛世才原是南京政府参谋本部的一个作战科长，强烈的权力欲使他来到新疆。不久迪化发生政变，他便登上了新疆督办的宝座。

他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会得到委员长的信任和重用。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与新疆接壤的苏联。为了骗取苏联的信任，他还提出了“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这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区别。正因为如此，西路军才敢在迪化安营扎寨。

1937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陈云把“新兵营”（在盛世才军队中学习的西路军指战员）干部队的支部书记吕黎平叫到身边。

“你对今后工作有什么考虑呀？”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

“我要求到抗日前线去。”吕黎平回答得非常干脆。

“把你留在新疆学习飞行怎么样？”

“学飞行，这可能吗？”

“有可能！盛世才的航空队现有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他们已经办过两期飞行班，一期机械班，教官是苏联人。明年要开办第三期飞行班。”陈云胸有成竹，越说越兴奋。

“我们的同志文化都不高，学飞行成吗？”吕黎平虽然很高兴，但又担心自己难以胜任。

“我们在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吃了国民党空军多少苦头呀！许多英勇善战的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中。你知道王稼祥、叶剑英、贺子珍挨炸受伤的情景吧！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用飞机对我们华北地区狂轰滥炸，制造了许多惨无人道的血案。如果我们有了空军，就能从空中打击敌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空军是很复杂的军种，要建设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因为培养一名飞机驾驶员比培养一个炮兵难得多。”陈云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学习飞行的重大意义。“你才20岁，身体又好，有一定的语文基础，集中一段时间补习一下数理知识就可以解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就这样，陈云经过一个多月的摸底、奔波，在西路军中物色了30名年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干部，准备进盛世才的航空队学习。

后来周恩来在谈到此事时曾多次说过：陈云办了一件大好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

1937年11月27日，陈云乘苏联飞机离开迪化，飞抵延安。飞机一阵落，

他立即赶到城关向毛泽东汇报了选派人员学习航空飞行的设想，不久，中央批准了陈云的计划，决定从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抽调一批优秀干部赴迪化学习航空。

一场特殊的招飞在延安这个红色根据地展开了。

古朴的窑洞里，人群鼎沸，川流不息。

这里正在进行验收飞行员的身体检查。远涉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的马海德医生，身穿白大褂，颈挎听诊器，是这次飞行员体检的“主检官”。

测量身高用的是竹竿；检查视力用的是报纸；检查听力就像小孩子在玩捉迷藏……

检查平衡机能的时候，考官让被检查的人不停地在地上传圈儿，然后又突然让他停住，并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判断出东西南北……

文化考核更是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一张粗糙的草纸，随便写上几个字，只要能认上几个，能流利回答出几个不同的问题，主考官就会在体检表中文化程度的栏目中填上“初中”二字。因为，盛世才要求参加飞行班的学员必须具有初中文化水平。

原始的简陋的手段，更加表明了共产党人对自己空军的渴望！

1938年3月3日，飞行训练班开学了。众多的学员中，有西路军派来的25人，延安来的19人，我军学员共44人。

从入学的那一天起，我党选送的那些经过长征、转战沙场的连、营、团级干部，竟然佩带上了土官军阶，由指挥员变成一个受人指挥的军士，过着处处受约束的士兵生活。他们没有任何怨言，有的只是那个蔚蓝色的梦。

这还不算，困难还在后头。

第一节课是《机械物理学》。

教室的门开了，教官王应其高做地走了进来。肩膀上扛着少校军衔，用冷冰冰的目光扫视着这些土里土气的学员，嘴角掠过一丝淡淡的冷笑。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机械物理学》，诸位都是初高中毕业，我想请同学回答一下什么叫物理三变态？”冷不丁的几句话，把学员们弄懵了。

过了半天，也没人举手……

方华、陈熙、吕黎平……

王教官把我党派的学员叫起了一大串，可没有一人能回答得出来。

是的，如果说是端日本鬼子碉堡或者开荒种地，难不住这些人，但是让这些没有机会进过学堂的汉子回答类似“物理三变态”的问题，一时还真能把他们难住。

“这课我没法上，花名册上都是初中、高中毕业，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还想学开飞机？没门！”王教官发了一通脾气后，挟着讲义扬长而去。

面临文化基础课这一难题，这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征程。

教室成了攻破理论难点的“战场”，许多同志常常通宵达旦，学而不倦。

“奇怪，前两期学员自习时总是迟到早退，经常要从教室外面往教室里撵。现在反过来了，每天晚上都泡在教室里不走，不赶，他们就是不出来！”很快，理论教官的态度有了改变，钦佩这批共产党人的顽强求知精神。

他们苦学、巧学，连长征路上起鼓动作用的快板书都用上了。

一个脑袋两把刀（机头上的两叶螺旋桨），四个翅膀往上翘（四个机翼

有上反角度），三条铁腿踏飞轮（三个起落架），横竖尾巴在后梢（水平安定面和垂直安定面）。

一个令人头痛的《飞机构造原理》，就这样在快板书中变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

实际操作考试。

教官指着一架开车时冒着一缕缕黑烟、发动机转速却上不去的飞机说：“为什么冒黑烟？原因在哪里？”

盛世才部队的学员没有一个能回答上来。

“这是发动机汽缸被划伤引起的！”我党学员汪新民果断地回答。

拆下汽缸一看，果然如此。

教官惊愕了，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毛泽东、周恩来对在新疆学习航空的同志关怀备至。1939年8月，周恩来去苏联治疗摔伤的胳膊途径迪化时。特意接见他们的代表。对大家说，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你们表示慰问。我不便直接去航空队看望大家，请你们转达。

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他们学习的情况，当听说大家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已能操纵、维护飞机时，非常高兴。

次年2月，周恩来伤愈路过迪化，再次接见了他们的代表们，勉励他们说：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你们四十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的希望，你们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用更好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

1940年以后，新疆地区经济恶化，物价飞涨，学员伙食很差，体质明显下降。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经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请示，决定从新疆的共产党组织历年结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作为他们的伙食补助。这是一种少有的照顾。

1941年秋，按照原来的教学大纲，飞行学员平均每人飞行约1000个起落，三百多小时，飞行技术达到了作战水平按照当初同盛世才商定的协议，这批学员可以毕业，授予中尉军衔，月薪一百多元，相当于陆军中校，可以结婚，过上富裕的生活。

可是，当了飞行官以后，飞行时间将减少很多，技术上只能保持，不能继续提高。为了能学到更多的飞行技术，这批共产党学员经过反复商量决定：为了党的航空事业，我们要提高飞行技术，不要军衔、高薪，暂时不结婚、不成家，请求推迟毕业时间。

中央代表陈潭秋同意并赞扬了同志们这种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经过苏联教官的协助，盛世才批准了第三期飞行班改飞战斗机，飞完该机种的“战斗”科目后，延期到1942年4月毕业。

新疆航空队的军官们，听说共产党飞行学员主动要求推迟毕业，百思不得其解。迪化社会上的人们也议论纷纷：“新兵营”来的这批飞行员真傻，有钱不要，有官不当，女子中学的小姐找上门来求爱不动情，岂不是“木头人”？

他们当然难以理解这些共产党人的蓝天之梦。

1942年春，德国侵略者深入苏联腹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困难时期，蒋介石加紧拉拢盛世才，给了盛世才国民党中央委员、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等头衔。曾经高唱亲苏联共调子的盛

世才，此时公然撕下伪装转向亲蒋反共。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突然把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工作、学习和从苏联归来路过新疆的人员分几处软禁起来。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这批学员，始则被囚禁在迪化市北门里教导队驻地，继而转移到迪化市南门里的“刘公馆”，完全割断了与外界的联系。1944年11月6日，又将他们投入监狱，实行残酷折磨。这些在艰苦环境中磨练出来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同盛世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身陷囹圄，还组织起来学政治、学文化，复习航空理论，徒手模拟飞行，以待日后为创建人民空军做出贡献。

中共中央得知这批人员被盛世才关押后，曾经多方设法营救，并请苏联出面向盛世才要人，均无效果。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了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协议，并正式写入《双十协定》。

1945年冬，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以老朋友身份，亲自登门拜访国民党政府新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托他设法营救被盛世才关押在迪化市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张治中慷慨承诺。张治中到任后，首先派迪化市市长屈武作为他的代表到狱中对大家进行慰问，并发给伙食补贴，改善生活待遇，然后3次电陈蒋介石，提出放人。经张治中向蒋介石再三敦促，这批被关押了3年9个月之久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得到释放。

为保证返回延安的安全，张治中特意为他们准备了车辆，并委托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一路护送。7月11日顺利回到延安。

延安党政军民隆重集会，欢迎他们胜利归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亲切接见了从新疆航空队归来的全体人员，关照他们好好休息，早日恢复健康，以迎接新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这批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航空骨干力量终于保存了下来。

第三章 人民空军的提前报到者

●汪精卫的专机降落空塔山

●国民党刚从美国买来的新型轰炸机向毛主席报到

●杜道财、郝子仪首开台湾到祖国大陆的“新航线”

1945年8月15日，这是中华民族捂着渗血的伤口，仰头大笑的一天。

中午12时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太平洋西部岛国，日本东京“帝国广播电台”突然打破了全天的播音程序，一个沮丧、绝望的声音从太平洋上空传到世界各个角落：“……察世界之大事及帝国现状，朕决定采用非常措施，收拾时局。……帝国政府已接受并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政府，我帝国接受彼等联合宣言之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

汪精卫伪政权和国民党空军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中国共产党的爱国行动和革命政策感召下，毅然摆脱反动当局的严密控制，接连驾机起义，投向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1945年8月20日，扬州机场上一架立川“99”式双发动机单翼运输机“建国号”已经整装待发。

根据预先约定，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蔡云翔）、少尉飞行员赵乃强（张华）、管序东（顾青）空勤机械师沈时槐（陈明秋）、黄文星（田杰）随即登机。飞机开始了滑行……

这时，黄哲夫（于飞）还没有到来。

当飞机滑行到调头对风向时，埋伏在跑道旁边的黄哲夫突然跃起，迎着飞机跑去。周致和等看见黄哲夫，立即停止滑行，打开舱门，黄哲夫飞速登上飞机，立即说道：“快起飞！”

马达轰鸣，汪精卫的专机“建国号”像一匹骏马，在跑道上飞驰、加速，很快进入云端，告别长江，展翅北飞。

云海茫茫，一望无际，成了“建国号”的空中保护伞。

飞机过了黄河后，浮云渐渐散去。胜利在望，周致和、黄哲夫、赵乃强、管序东等思绪万千，眼睛紧紧盯着机翼下的大好河山。

到了洛川，飞机转向正北飞行，宝塔山已经遥遥在望。

“延安，延安到了！”黄哲夫高兴地喊道。

飞机在山头上盘旋了两圈，在河边的土机场安全降落。

周致和、黄哲夫等走下飞机，对走上前的八路军干部说：“我们是飞来投向光明的，昨天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打了电报。”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延安机场勤务股股长油江同志连声说。

周致和等人起义后，受到朱德、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人的热情接见。

因为这架飞机是8月20日飞到延安的，后来改名为820号。

这次起义行动，开创了从共产党的敌对阵营中驾机起义投奔革命的先例，在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中引起很大震动。

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毅然驾驶刚从美国接收来的B-24轰炸机1架，从成都飞抵延安。这是国民党空

军第一起驾机起义投向人民、投向革命的正义行动。

刘善本，1915年1月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的一个财主家中。1935年9月，刘善本考入国民党航校。1938年12月，刘善本在国民党航校第8期轰炸组毕业。1943年，蒋介石用租借的办法组织了一个以八大队为基础的重型轰炸机部队赴美受训，刘善本在美学习成绩突出。日本投降后，八大队接到“火速回国”的命令，于1945年10月15日回国，驻防上海。

刘善本回国后不久，得知国民党真的要发动内战。他想：难道我能够把美制炸弹扔到无辜的中国同胞的头上吗？不！我绝不能当历史的罪人。

正当刘善本筹划起义，苦于难找机会时，蒋介石下了一个手令，限八大队于6月23日前将昆明美军移交的全部无线电器材空运成都。八大队派出7架B—24型飞机执行这项任务。刘善本主动要求参加这次飞行，大队长批准了他的请求。

1945年6月26日上午，刘善本驾机从成都起飞，开始他把飞机对着昆明方向。今天，飞机上除机组6个人外，后舱还有5个人搭乖便机。飞机起飞不多时，搭乖便机的成都无线电修造厂少校副厂长陈泰楷（刘善本的老熟人）来看刘善本开飞机。

“老张，你开，我到后舱去看看。”飞机起飞不久，刘善本对副驾驶张受益说。

“老陈，我们前面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你站在前面，他们会怀疑你的！”刘善本严肃而关切地说。

“老刘，你知道，我才结婚呀！求你借个降落伞，我跳下去。”老陈一听，脸色惨白。

“不行！我们在云上飞行下面是山是水根本不知道，有伞也不能跳。”刘善本指着窗外说。

“糟了，糟了！后边那几个人全是共产党，刚才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同归于尽！”接着刘善本回到驾驶舱，故意装着惊恐万状的样子。

与此同时，刘善本悄悄地将副驾驶手枪中的弹匣取了出来。

“管他的，去就去！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的地方。”副驾驶张受益叹口气。

“没有西北地图，这可没有办法呀！”领航员李彭秀坚决反对去延安。

“我到后面告诉他们。”刘善本心想，后他的人一来到驾驶舱，那就全完了。

“老陈，你们千万不能到前面去，他们手里的家伙可都顶上门了，如发生生命危险，莫怪我做朋友的没有关照。”

刘善本稳住后舱的人员后，立即赶到前舱：“他们说地图就在你们的包里，让我们自己找。”

“嗨，共产党人真有办法！你们瞧呀，他们啥时候把地图塞到我的包里来了！”刘善本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地图巧妙地拿了出来。

张受益配合刘善本驾机飞过了秦岭。

1945年6月26日下午，延安是阴雨天。这一天，正是蒋介石调动30万大军进攻解放区的日子，延安是一片战斗紧张的气氛。

午后3时，一架美国新出产的B—24重型轰炸机突然飞临延安上空，延安卫戍部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突然，这架飞机一个俯冲——降落在延安的土机场上。

守卫机场的指战员荷枪实弹冲到飞机跟前。

机舱的门开了，一位高大的青年军官走出飞机：“我们是反内战来的！请各位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报告。”

6月29日晚上，中共中央在中央礼堂举行欢迎晚会。

许多人在中央礼堂门口迎候，毛泽东主席握着刘善本的手说：“欢迎你到延安来。”

“毛主席，我终于到您这里来了！”刘善本把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

1945年8月，八路军总部任命刘善本担任航空教员。1946年3月，刘善本被任命为东北航校副校长。

1949年4月23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宴请起义的蒋陆、海、空人员会议上，周恩来高兴地宣布：“我百万雄师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在蒋介石的空军方面，第一个驾机起义反对内战的是刘善本！他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蒋空军起义人员的一盏明灯！”

此后，刘善本多次带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49年11月，军委任命刘善本为我新组建的某航空学校校长。1951年3月12日，军委空军任命刘善本为新成立的某轰炸机师师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斗。1954年刘善本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64年4月，周恩来总理下令晋升刘善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少将。

1968年3月，林彪死党吴法宪指使人员抄了刘善本的家，并将其关押。3月8日晚，这位为对党和国家无比热爱、为新中国空军创建做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刘善本，被连续批斗10个小时，最后被专案组人员失手打死，时年53岁。

二十多年的起义英雄，国民党特务多次谋刺没能得手，结果被强加上“特大特务”的罪名，迫害致死。

1975年10月14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给刘善本平反昭雪。邓小平对空军领导人说，刘善本同志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对他的家属要照顾好。还要做个决定发给部队。

1978年10月19日，《解放军报》公开为刘善本平反，《人民日报》等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

在刘善本行动的感召下，1948年12月16日夜，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三十三中队中尉飞行员俞渤、郝桂桥、陈九英、中尉领航员周作舟、张祖礼共谋起义，他们驾驶一架载有5枚炸弹的B—24轰炸机从南京起飞，计划先轰炸南京大校机场和总统府。后因投弹系统发生故障炸弹偏落于南京城外燕子矶附近，正在南京国民党空军俱乐部慰问和嘉奖驻宁飞行员的蒋介石闻听爆炸声大吃一惊，俞渤等人随后驾机飞往石家庄，投奔解放区。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于1949年1月28日从南京大校机场转移到台湾新竹机场，2月3日，该大队在上海执行任务的中尉飞行员张雨农、任永荣、黄友寿、中尉空中射击员黄文刚驾驶一架B—24轰炸机起义飞往北平。

一时间，八大队的起义事件令国民党当局十分难堪。国民党空军不仅痛惜失去3架B—24重型轰炸机，更害怕这种起义势头继续发展下去。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迅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许多被认为不可靠的飞行员被调离机组，军中特工活动也大大加强。

杜道时作为刘善本的同乡、同学和挚友，也受到上司的怀疑，被调到大队司令部情报资料科“帮忙”，失去了接触飞机的机会。

在此期间，刘善本辗转来信，催促杜道时早日驾机飞往解放区。此时的刘善本并不知道杜道时的处境。

一个星期天，心情苦闷的杜道时陪着妻子女儿到海滩上散心。在海滩，他与故友郝子仪邂逅相遇。郝子仪是国民党空军二十大队的中尉机械师，他所在的运输机部队于1948年撤至台湾，与八大队同驻新竹机场。两人略作寒暄，都表露了想飞回大陆的心愿，并决定设法搞到飞机，尽快行动。

1949年4月16日，正在机场值班的郝子仪突然接到通知叫他到中队部领受去上海换三十中队驻防的任务。

郝子仪内心非常高兴，搞到飞机的机会到来了。

他回到机场后，立即同其他地勤人员为15架飞机检查加油。停在跑道头上的那架333号C—46运输机被郝子仪选中，暗地里加满了油并悄悄地把飞机钥匙拿到手。

一切准备好后，当天晚上，郝子仪找到杜道时，约定了行动时间。

第二天凌晨3点，郝子仪和化妆成机务人员的杜道时趁着夜色，直奔机场而去。

俩人刚要走进机场，一位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出现在面前：“干什么的？”

“我们是来工作的，为明天飞行准备飞机。”说着，郝子仪递上了证件。

警卫不再盘问，看着俩人登上跑道头上的飞机。

杜道时、郝子仪进入驾驶舱后，立即做飞行前的准备工作。C—46型运输机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先进的飞机，最大航程4140公里，可运载50名士兵，其操纵系统也比较复杂。

杜道时虽然有十多年的飞行经验，但没有飞过此种型号飞机。郝子仪也只是会维修，不会驾驶。俩人对于能否顺利驾机升空，感到把握不大。

“万一起飞出了问题，你就冲着我这儿打，别让他们捉活的。”杜道时把自己的手枪文给郝子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说。

“明白，我也不能让他们捉活的！”郝子仪表示了同样的决心。

1946年4月17日凌晨5点，新竹机场处在浓雾的包围之中，杜道时发动飞机滑进跑道，加大油门，飞机经过一段滑行，顺利升空。

“你们起飞为什么不报告？”机场调度员发现有飞机起飞，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当天的飞行计划中，这个时间没有飞机起飞。

杜道时不理睬机场的询问，继续操纵飞机爬高。开始他转弯向南飞行，随后降低高度，贴着海面向北飞行，以躲避地面雷达的跟踪。很快飞机到达了厦门上空。

国民党空军获悉这架运输机飞往我解放区后，立即部署驻扎在长江以南的战斗机进行截击。当时解放军尚未渡过长江，江南还是国民党统治区。

杜道时及时把飞机升入万米高空，借助浓云胜利避开了国民党的歼击机。

国民党的飞机失去目标后，接着对解放区内的一些机场进行侦察扫射，试图找到杜道时的飞机并将其击毁。